

上海屋簷下

上海屋簷下

人物

林志成 三十六歲。

小天津 她的情夫，三十左右。

楊彩玉 其妻，三十二歲。

趙振宇 竈披間房客，四十八歲。

匡復 彩玉的前夫，三十四歲。

其妻 四十二歲。

葆珍 其女，十二歲。

阿香 其女，五歲。

黃家楣 亭子間房客，二十八歲。

阿牛 其子，十三歲。

桂芬 其妻，二十四歲。

李陵碑 擱樓房客，五十四歲。

黃父 五十八歲。

其他 換舊貨者，賣菜者，包飯作夥計等。

施小寶 前樓房客，二十七八歲。

地點

三幕同一場所。

時代

一九三七年四月，黃梅時節的一日間。

第一幕

上海東區習見的「衙堂房子」，橫斷面。右側是開着的後門，從這可以望見在衙內來往的人物。接着是竈披間，前面是自來水龍頭和水門汀砌成的水斗，竈披間上方是亭子間的窗，窗開着，窗口稍下是馬口鐵做成的傾斜的雨披，這樣，下雨的日子女人們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亭子間窗口掛着淘籬，蒸架……和已洗未乾的小孩尿布。竈披間向左，是上樓去的扶梯，勾配很急，樓梯的邊上的中間已經踏成圓角，最下的一兩檔已經用木板補過。樓梯的平臺，靠右是進亭子間的房門，平臺上平斜掛着一隻五枝光的電燈，燈罩已經破了一半。平臺向左，可以看見上前樓去的扶手。樓梯右側，用白木薄板隔成的「後間」，不開燈的時候，裏面陰暗得看不出任何的東西。再左隔着一層板就是「客堂間」，狹長的玻璃窗平門。最左是小天井，和前門的一半，天井和後門天井一樣地搭着馬口鐵皮的雨披，下面胡亂地堆着一些破舊的傢具，小煤爐，板桌等等。

這一樓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客堂間是二房東林志成一家，竈披間是小學教員趙振宇的房間，透過窗和門，可以看見和窗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張鐵牀，窗口是一張八仙桌，桌子對面是一架小行軍牀，門內裏方的壁上是壁櫥篋籠等等，進門處是碎磚墊高了的煤爐，鍋子，食具……失了

業的洋行職員黃家楣住在亭子樓上，樓梯平臺上放着一隻火油爐子，這就是他們燒飯的地方。前樓只住着施小寶一個，她不開「火倉」，午飯夜飯都吃包飯。看不見的攔樓住着一個年老的報販，常常酗酒，有一點變態，因為他老是愛哼「李陵碑」裏面的「盼嬌兒，不由人……」的詞句，所以大家就拿「李陵碑」當作了他的名字。

客堂間是二房東住的地方，陳設得比較整齊，從一張寫字檯和現在已經改作衣櫥用了一口玻璃書櫥看來，可以知道林志成過去也許還是個「動筆頭」的知識階級。

這是一個鬱悶得使人不舒服的黃梅時節。從開幕到終場，細雨始終不會停過。雨大的時候丁冬的可以聽到簷漏的聲音，但是說不定一分鐘之後，又會透出不爽朗的太陽。空氣很重，這種低氣壓也就影響了這些住戶們的心境。從他們的舉動談話裏面，都可以知道他們一樣的都很憂鬱，焦躁，性急……，所以有一點很小的機會，就會爆發出必要以上的積憤。

上午八點以前，天在下雨，室內很暗，楊彩玉正在收拾房間，和已吃過了早餐的碗盞，葆珍獨自地向着桌子，按着一隻玩具用的桌上小鋼琴，眼睛熱心地望着桌上的書本，嘴裏低聲地唱着。

後門口，趙振字的妻子正在後門邊買小菜，阿香擠在身邊。趙振字戴着眼鏡，熱心地在看報，阿牛收拾着書包，預備去上學。

衙堂前後賣物與喧噪之聲不絕。

葆珍（唱着）「……可是我問你……」

販來一疋布，賺得幾毛幾……」（調子不對，重新唱過）

「……可是我問你……」

販來一疋布，賺得幾毛幾？

要知他們得了你的錢，

立刻變成槍彈子……」

彩玉 葆珍！時候不早啦！

葆珍（撇一撇嘴，不理會）「……要知他們拿了你的錢，

立刻變成槍彈子，

一顆顆，一顆顆……」

將來都是打在你的心坎裏……」

彩玉 跟你說，時候不早啦！

葆珍 我還沒有唱會吶，今天放了學，要去教人的……

彩玉 自己不會，還教人？（從牀上拎起一件衣服）衣服脫了也不好好的掛起來，望牀上一扔，十二歲啦，自己的身體管不周全，還想教別人，做什麼「小先生」！

葆珍 （將書本收拾）這件要洗啦！

彩玉 洗，你倒很方便，這樣的下雨天，洗了也不會乾。（將衣服掛起）

葆珍 （跑過去很快的除下來，望洗了臉的臉水中一扔）穿不乾淨的衣服，不衛生！

彩玉 （又好笑又生氣）我不知道，要你說！（端了面盆到天井裏去）

葆珍 （收拾了書包）阿牛！（拎了書包望竈披間走）

趙妻 （聲）賣就賣，不賣拉倒！（狠狠地提着菜籃進來，賣菜的手裏數着銅板，好像受了什麼天大的委屈似的擠進門來，拚命地說）

賣菜的 照你說，兩個半銅板一兩，也差三個銅板吶，連籃一斤二兩，除了七兩的籃，

十一兩，二百七十五……

趙妻 誰說七兩？（將籃裏的菱白猛烈地覆在地上，用秤秤着空籃）我說八兩半……

賣菜的 （上前一步，瞧着她的秤）噯噯，噯，你瞧……

趙妻 做了一做秤的樣子，就算數了，向裏面走）賣就賣，不賣拿去！

賣菜的 好啦好啦，添兩個銅板……

趙妻 (回身摸袋，故意遲疑，好容易將兩個銅板交給賣菜的，賣菜的挑起簾正要走的時候，她就很快地從他的簾裏面拿了一枝茭白) 添一枝！

賣菜的 (情急) 這怎麼行……

趙妻 (狠命的將門關上，阿香幫着將身子頂住) 你這賣菜的頂不爽快！(回頭來自言自語地)

下了這十天半個月的雨，簡直連青菜茭白也買不起了！

賣菜的 (聲) 喂喂……(推了幾下門，也只得罷了，拖長了嗓子) 噯……茭白嘍白菜——

【趙振宇向妻子看了一眼，露出微笑，很快的又將眼光移向報上。

葆珍 (大聲地) 阿牛，昨天教你的歌學會了？

阿牛 (從竈披間伸出頭來) 不准你叫，你得叫我趙琛！

葆珍 (故意地) 偏叫，阿牛，阿牛，牛——

阿牛 你真的叫？

葆珍 你不是屬牛嗎？

阿牛 那我也叫！叫你阿拖，拖油……

葆珍 (急了) 趙琛!

阿牛 哈哈…… (回進去拿書包)

【彩玉正提了菜籃出來，葆珍嘟起了小嘴，對她母親瞪了一眼。

彩玉 什麼？你——

葆珍 (指着阿牛) 阿牛，他又說啦，叫我——

彩玉 (一抹陰影從她的臉上掠過，低聲而有力地) 別理他，去唸書吧！點心錢拿了沒有？

【葆珍搖頭，彩玉回進去拿錢給她。

【此時林志成從前面推門進來，板着面孔，好像受了一肚子的委屈似的，一聲不發，把彈簧鎖的鑰匙望袋子裏一塞，從桌上拿起一杯開水，吞也似的喝了，胡亂地往牀上一躺。

彩玉 (有點訝異) 什麼，你不舒服？

【林志成不響……

彩玉 衣服也不換…… (將掛着的寢衣除了給他)

【林志成不響……

彩玉 (生氣了) 什麼的？你這人，老是跟我尋氣，我又不是你的出氣洞！

【林志成看見彩玉生氣了，便掙起半個身子來，預備換衣服，欲言又止。

【彩玉不理會他，提了菜籃和葆珍一同出去，隨手將從客堂到後間的門帶上，林志成換了衣服，納頭便睡。

阿牛（看見葆珍去上學，喊）等等，林葆珍！（回頭對他母親）媽，五個銅板買鉛筆。

趙妻 沒有！

阿牛 先生說要！

趙妻 先生說要，我說不要！

【趙振宇笑着從袋子裏摸出了幾個銅板來交給阿牛。

阿牛（對葆珍）後面的兩句，我還會唱……

葆珍 後面的……（帶着調子）「一顆顆，一顆顆……」

阿牛 唔，你再唱一遍……（二人欲下）

彩玉（從後面）葆珍！放了學就回來，在外面亂跑，給你爸爸知道了又會……

葆珍（表示不快）什麼爸爸爸爸……（下）

【桂芬買了小菜回來，與彩玉遇個正着，趙妻悄悄地對彩玉望了一眼。

彩玉（爲着掩飾，對桂芬）喔，你早啊！（出門去）

趙妻（很快地對桂芬）聽見嗎？

桂芬 什麼？

趙妻（用嘴望門外一撇，低聲地）說起了她爸，葆珍就生氣，嘟起了嘴，（模仿着）「什麼爸爸爸爸」，唔，現在時勢變了，小孩兒人事情懂得早，一點兒事情也瞞不過啦！

桂芬（微笑）十二三歲啦，怎麼還不懂！（在水斗邊把小菜一件件地拿出來）

趙妻（向客堂間方面聽了一下，低聲）可是聽說姓林的跟她媽結婚，她還很小吶。

桂芬 照理說，姓林的待她也很不錯，我正在說吶，這樣的晚爺，總算很少啦。

趙妻（搶着）可不是，我們搬到這兒來快一年啦，從來也沒有聽見打過罵過她，有時候，姓林的跟她媽媽尋事，發脾氣，可是一看見她，就會什麼話也沒有啦。

桂芬 唔，這是天性吧，不是自己生的，總有點兒兩樣。況且，她的同伴們又愛跟她開玩笑，什麼拖油瓶……（笑）小孩兒總是好勝的。

趙妻（停了一停）你還不知道吶，她跟我們阿牛講話，講到姓林的事，總是林伯伯，從來也沒聽她叫過爸爸。

桂芬 那不是他們以前就認識嗎？

趙妻 那止認識，姓林的和她自己的爸爸還是好朋友吶，聽說。

桂芬 喔，那爲什麼……

【突然，天上驟雨一般的落下一陣大點子的雨來。

趙妻 唧，做黃梅真討厭，又潮又悶，人也悶死啦！

桂芬 唔，接連的下雨，橡皮套鞋也漏啦！

趙妻 （看見桂芬在洗的魚和肉）喔，今天買了這許多？

【亭子間裏黃父高聲地咳嗽。

桂芬 （強笑着）鄉下的爸爸來啦，總得買一點！

趙妻 喔，我倒忘記啦——上海沒來過吧？（剝着茭白）

桂芬 嗯，本來，去年秋天打算來的——

趙妻 喔，（想起了似的）來看看新添的孫兒，對嗎？

桂芬 （勉強地笑着）他，也有五六年不回去啦！

趙妻 老先生倒很清健，三公司，大馬路，都陪他去玩過啦？

桂芬 差不多，初到上海，總得這一套。

趙妻 昨天晚上回來很晚，你們黃先生陪他去玩了大世界？

桂芬 不，就在這兒近處，到東海去看了影戲。（自發地笑了）可是化了錢，他倒不愛看，說，人的頭一忽兒大，一忽兒小，看到有點兒懂的時候，便又卜的跳過去啦。

趙妻 （同意她）電影兒我也不愛看，一閃一閃的把頭也弄暈啦，老年人總是愛看大戲的，陪他去看一本「火燒紅蓮寺」吧。去年年底，我的哥哥陪我去看了一本，喔，真好極了，行頭又好，布景又新，電燈一黑，臺上的什麼都變啦。真的，讓他看了回鄉下去，（笑）也許，幾天幾晚也講不完呢。

桂芬 嚶，家楣也是這麼說。

趙妻 在上海還得住幾天吧？

桂芬 （俯下眼睛）說不定，總還有幾天吧。

趙妻 好福氣！兒子在上海成了家，添了孫兒……

桂芬 可是……要是家楣有事情做……（望亭子間望了一眼，低聲地）……這也叫一家不知道一家的事情啊，在他老人家看來，像我們這樣的生活也許很失望吧。種田人家

好容易的把一個兒子培植起來，讀到大學畢業，鄉下人的眼界都是很小的，他們都在說，家楣在上海發了財，做了什麼大事情吶，可是……（不禁有點兒黯然）到上海來一看，一家大小只住了一個亭子間……（洗好了菜，站起來）

趙妻 你們黃先生在鄉下還有兄弟嗎？

桂芬 那倒好啦，還不是只有他一個。

趙妻 （只能勸慰她）可是，你們黃先生有志氣，將來總會……

桂芬 （接上去）有志氣有什麼用，上海這個鬼地方，沒志氣的反而過得去，他，偏是那

副壞脾氣，什麼事情也不肯將就……

趙 （放下報紙，一手除眼鏡，用手背擦一擦眼睛）不，不，隨便將就，纔是壞脾氣，社會壞，就

因為人壞，好人，就應該從自己做起的。大家都跟你們黃先生一樣的不隨便，不

馬虎……

桂芬 （要走了）不隨便，就只配住亭子間，對嗎？

趙 不，不，不是這麼說，做人但求問心無愧，譬如說……

趙妻 （狠狠地）別再譬如說啦！再不去，又會脫班啦，幾毛錢一點鐘的功課，還要扣

薪水……

趙 沒有的事，此刻八點差一刻，到學校裏四分半鐘就夠啦。（回頭對桂芬，誠懇地）譬如說……（一看，桂芬已經上樓去了）

趙妻 （帶着冷笑）人家愛聽你的話嗎？這樣的話，到課堂裏去講吧，去騙小孩子……

趙 （坦然）聽不聽是人家的事，講不講卻是我的事啊！我，我……

趙妻 得啦，得啦，走吧，過一會兒姓林的走過來，話又會講不完啦，海闊天空的……

趙 （望着客堂間）這幾天他又做夜班嗎？

趙妻 做日班做夜班，跟你有什麼相干？

【門外賣粢米飯的聲音。

阿香 （對他媽）媽，吃粢米飯！

趙妻 （摸了一摸袋，大概沒有錢了，便轉換口氣）不是纔吃過稀飯嗎？

阿香 嗯！我要——

趙妻 （狠狠地）你爸爸還沒有發財吶！（阿香羨慕地望着門外）

【前樓施小寶方纔起來，室內很暗，伸了一個懶腰，把窗帷扯開，室內方纔明亮，點了一枝煙，

開窗，望着窗外的雨，皺眉裝了一個苦臉，拿了熱水瓶懶懶地下樓來，走到亭子間的平臺上的時候，向亭子間門縫裏望了一眼，好像看見了什麼好笑的事情似的，抿着嘴自笑。

【她是一個所謂廉價的摩登少婦，很時髦地燙着頭髮，睡眼惺忪，殘脂未褪，豔紅色的印花旗袍，領口的兩個鈕扣攤着，拖着拖鞋，並不很美，但是眉目間自有風情，婀娜地走着。

【走到竈披間門口。隨手將尙餘大半截的紙煙一擲，趙妻聽見她下來，用憎惡的眼光對她望了一眼，故意地避開視線，用力地扇煤爐，白煙直沖上去。

施（對趙妻看了一眼）喔，你們多早啊！（打一個伸欠）又是下雨，聽着滴滴搭搭的聲音，就睡着不想起來啦……（伸欠）

趙妻（有惡意地）你福氣好啊！

施（對她一笑）喔，趙先生今天不上課？

【趙振宇熱心地看報……】

施（有點兒意外）什麼的，今天，往常人家不跟你講話，你偏有說有笑，今天跟你說，你偏不理。

趙（連忙放下報）啊啊，你啊，瞧，報上說……

施 (將熱水瓶中的殘水隨手一倒)報上說什麼……(水濺在趙妻的身上,趙妻虎虎地瞪了她一

眼)啊,對不住!(悠然地開了後門,出去泡水了)

【林志成輾轉不能入睡,坐起來。

趙 (看着他妻子的一副忿忿的神氣禁不住)哈哈……

趙妻 (突然回轉身來)笑什麼?

趙 爲什麼老是跟她過不去呢?住在一個屋子裏,見了面就吵嘴,像個什麼樣兒……

趙妻 那副怪樣子我就看不慣,野雞不像野雞,妖形怪狀,男人不在家,不三不四的男

人一個個的帶到家裏來……

【亭子間裏黃家楣猛烈的咳嗽聲,從窗口撲出上半身來,蒼白瘦削而帶憂鬱表情,用手揮着下面沖上去的煤煙,把窗關上。小孩哭聲。

趙 噯,這跟你又有什麼相干吶,況且這也不能怪她啊,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這也是爲着生活啊,男人搭了大輪船全世界的漂,今天日本,明天南洋,後天又是美國,一年不能回來三兩次,沒有家產,沒有本領,賺不得錢,你要她三貞九烈,這不是

太……太……